

增節標目音註精議資治通鑑

二十

增節標目音註精議資治通鑑卷第四十八
後漢紀

孝獻皇帝夏

建安四年黑山帥張燕與公孫瓚率兵十萬三道救之未至瓚密
使行人齎書告續使引五千鐵騎於北隰之中起火為應瓚欲自
內出戰紹候得其書如期舉火瓚以為救至遂出戰紹設伏擊之
瓚大敗復還自守紹為地道穿其樓下施木柱之度足達半便燒
之樓輒傾倒稍至京中瓚悉縊其妻子然後引火自焚紹趣兵登
臺斬之 袁術資實空盡不能自立乃燒宮室犇潁山士卒散走
憂懣不知所為潁音潁廬江潁縣之山也其地 袁譚自青州迎術
曹操遣劉備及朱靈邀之術不得過復走壽春六月術憤慨病死
其部曲妻子犇廬江太守劉勳於皖城皖胡管切即廬江皖縣 袁紹既克
公孫瓚心益驕簡精兵十萬欲以攻許沮授諫曰夫救亂誅暴謂
之義兵恃眾憑彊謂之驕兵義者無敵驕者先滅曹操奉天子以
令天下今舉師南向棄萬安之術而興無名之師竊為公懼之郭

鑑四八

圖審配曰武王伐紂不為不義况兵加曹操而云無名且以公今
日之彊不及時以定大業所謂天與不取反受其咎紹納圖言許
下諸將聞紹將攻許皆懼曹操曰吾知紹之為人志大而智小色
厲而膽薄忌克而少威兵多而分畫不明將驕而政令不一土地
雖廣糧食雖豐適足以為吾奉也孔融謂荀彧曰紹地廣兵彊田
豐許攸智士也為之謀審配逢紀忠臣也在其事顏良文醜勇將
也統其兵殆難克乎彧曰紹兵雖多而法不整田豐剛而犯上許
攸貪而不治審配專而無謀逢紀果而自用此數人者勢不相容
必生內變顏良文醜一夫之勇耳可一戰而禽也秋八月操進軍
黎陽十二月操屯官渡三國志魏書 袁紹遣人招張繡并與
賈詡書結好詡謂繡曰曹公奉天子以令天下紹方彊盛我以少
眾歸之必不我重曹公眾弱得我必喜繡於是率眾降曹操三國志
魏書繡本傳 曹操使治書侍御史衛覬鎮撫關中時四方大有還民
諸將多引為部曲覬與荀彧書曰關中膏腴之地流民歸者無以
自業諸將招為部曲一旦變動必有後憂夫益國之大寶也宜如

曹操
屯官渡

袁紹
孫瓚
滅公
袁術
敗死

獻帝



韓嵩
勸劉
表歸

韓嵩
往許
觀釁

虞翻
說華
歸孫
策

劉備
失著

劉備
叛曹
操

獻帝

舊置使者監賣以其首益市犁牛供給歸民積粟以豐殖關中諸將自削官民日盛此強本弱敵之利或以白操操從之關中由是服從素紹使人求助於劉表表許之而竟不至亦不援曹操從事韓嵩說表曰今兩雄相持天下重在於將軍將軍若有所為起乘其敵可也如其不然固將擇所宜從曹操善兵其勢必舉素紹然後移兵以向江漢將軍不能禦也今莫若舉荊州以附曹操操必重德將軍表乃遣嵩往詣許觀釁嵩曰嵩至京師天子假嵩一職不獲辭命則成天子之臣將軍之故吏耳惟加重思無負嵩表疆之嵩至許詔拜侍中零陵太守還盛稱朝廷曹公之德表大怒將斬之嵩不為動容徐曰嵩不負將軍將軍負嵩具陳前言表乃弗誅而囚之相傳廬江太守劉勳領素術部曲孫策惡勳兵彊乃說勳出伐上繚自與周瑜襲皖城克之得部曲三萬人勳北歸曹操策盛兵將徇豫章謂功曹虞翻曰華子魚非吾敵也若不開門讓城金鼓一震不得無所傷害卿便在前具宣孤意翻乃往見華歆曰孫討逆智略超世用兵如神今欲守孤城自料資糧已知不足不早為計悔無及也歆葛巾迎策策謂歆曰府君年德名望遠近所歸策年幼稚宜修子弟之禮便向歆拜禮為上賓三國志初車騎將軍董承稱受帝衣帶中密詔與劉備謀誅曹操操從容謂備曰今天下英雄惟使君與操耳本初之徒不足數也備方食失匕箸值天雷震上碑履切是也備因曰聖人云迅雷風烈必變良有以也疾音信遂與承及長水校尉种輯等輯音切同謀會操遣備與朱靈邀素術程昱郭嘉董昭皆諫曰備不可遣也操悔追之不及術既南走朱靈等還備遂殺徐州刺史車胄遮切郡縣多叛操為備備眾數萬人遣使與素紹連兵操遣劉岱王忠擊之不克備謂岱等曰使汝百人來無如我何曹公自來未可知耳三國志魏武帝本傳

鑑四八

二

五年正月曹操殺董承操欲自討劉備諸將皆曰素紹方來而棄之東紹乘人後若何郭嘉曰紹性遲而多疑來必不速備新起眾心未附急擊之必敗操師遂東冀州別駕田豐說素紹曰曹操與

曹操
破劉

田豐
論破
曹操

程昱
賈育
膽過

關羽
刺顏
良

曹操
斬文
醜

關羽
辭操
備

獻帝

劉備連兵未可卒解公舉軍而襲其後可一往而定紹辭以子疾未得行豐舉杖擊地曰嗟乎遭難遇之時而以嬰兒病失其會惜哉事去矣曹操擊劉備破之獲其妻子進拔下邳禽關羽備奔青州歸袁紹操還軍官渡紹乃議攻許田豐曰曹操既破劉備則許下非復空未可輕也今不如以久持之將軍據山河之固擁四州之衆外結英雄內修農戰然後簡其精銳分為奇兵乘虛迭出以擾河南救右則擊其左救左則擊其右使敵疲於奔命民不得安業不及三年可坐克也紹不從豐彊諫忤紹紹以為沮衆械繫之於是移檄州郡數操罪惡二月進軍黎陽振威將軍程昱以七百兵守郵城曹操欲益昱兵二千昱不肯曰袁紹擁十萬衆自以所向無前今見昱少兵必輕易不來攻若益昱兵過則不可不攻攻之必克徒兩損其執願公無疑紹聞昱兵少果不往操謂賈詡曰程昱之膽過於賈育矣袁紹遣其將顏良攻劉延於白馬四月曹操北救劉延顏良來逆戰操使張遼關羽先登擊之羽望見良麾蓋策馬刺良於萬衆之中斬其首而還紹軍莫能當者遂解

鑑四八

三

白馬之圍徙其民循河而西紹渡河追之至延津南操勒兵駐營南阪下使登壘望之曰可五六百騎有頃復白騎稍多操曰勿復白令騎解鞍放馬諸將以為敵騎多不如還保營荀攸曰此所以餌敵如何去之餽餽也操顧攸而笑紹騎將文醜與劉備將五六千騎前後至諸將復白可上馬操曰未也有頃騎至稍多操曰可矣乃皆上馬時騎不滿六百遂縱兵擊大破之斬醜醜與顏良皆紹名將悉禽之紹軍奪氣初操壯關羽之為人而察其心神無久留之意使張遼以其情問之羽歎曰吾極知曹公待我厚然吾受劉將軍恩誓以共死不可背之吾終不留要當立效以報曹公乃去耳遼以羽言報操操義之及羽殺顏良拜書告辭而奔劉備於表軍左右欲追之操曰彼各為其主勿追也操還軍官渡

唐子西曰吾嘗論曹公是人能為善而不能為惡能為善是以能享國不能不為惡是以不能取天下

孫策擊黃祖陳登圖為後害策還擊登軍到丹徒初策殺其郡太守許貢貢奴客潛民間欲為貢報讎策性好獵數出驅馳卒遇貢

孫策遇刺

沮授說袁紹

荀彧勸操拒紹

許攸誅不聽

獻帝

客三人射策中頰上陟件切下吉策創其甚召張昭等謂曰中國方亂以吳越之眾三江之固足以觀成敗公等善相吾弟呼權佩以印綬謂曰舉江東之眾決機於兩陳之間與天下爭衡卿不如我舉賢任能各盡其心以保江東我不如卿策卒年二十六時策雖有會稽吳郡丹陽豫章廬江廬陵然深險之地猶未盡從張昭周瑜等謂權可與共成大業遂委心而服事焉七月汝南黃巾叛曹操應袁紹紹遣劉備將兵助之操使曹仁擊備破之盡復諸叛縣而還備還至紹軍陰欲離紹乃說紹南連劉表紹遣備將本兵復至汝南 袁紹軍陽武沮授說紹曰北兵雖眾而勁果不及南南軍穀少而資儲不如北南幸於急戰北利在緩師宜徐持久曠以日月紹不從八月紹進營稍前依沙埽為屯東西數十里操亦分營與相當九月操出兵與紹戰不勝復還堅壁操眾少糧盡士卒疲乏與荀彧書議欲還許以致紹師彧報曰今穀食雖少未若楚漢在滎陽成臯間也是時劉項莫肯先退者以為先退則執屈也公以十分居一之眾畫地而守之搃其喉而不得進已半年矣情

八鑑四八

四

見執竭必將有變此用奇之時不可失也操從之乃堅壁持之紹運穀車數千乘至官渡荀攸言其將韓猛銳而輕敵擊可破操乃遣徐晃邀擊猛破之燒其輜重十月紹復遣車運穀使其將淳于瓊等將兵萬餘人送之宿紹營北四十里沮授說紹可別為支軍於表以絕曹操之鈔紹不從許攸曰曹操兵少而悉師拒我許下餘守執必空弱若分遣輕軍星行掩襲許可拔也紹不從曰吾要當先取操會攸家犯法審配收繫之攸怒遂奔操操聞攸來跣出迎之撫掌笑曰子卿遠來吾事濟矣既入坐謂操曰今有幾糧乎操曰尚可支一歲攸曰無是更言之又曰可支半歲攸曰足下不欲破袁氏耶何言之不實也操曰向言戲之耳其實可一月為之奈何攸曰公糧穀已盡危急之日也袁氏輜重萬餘乘輜音直用切輜輶車也輶作輶或為竹宮或為蒲器所載輜重在故市烏巢屯軍無嚴備若以輕兵襲之燔其積聚燔附素切不過三日袁氏自敗也操大喜乃留曹洪荀攸守營自將步騎五千人皆用袁軍旗幟昌志切旌旗之屬夜從間道出人抱束薪既至圍屯大放火營中驚亂操遂攻之紹聞操擊瓊謂

張郃
被諸
降曹
操

袁紹
殺田
豐

周瑜
薦魯
肅

魯肅
說孫
權成
王業

劉備
歎髀
肉生

袁紹
死

獻帝

其子譚曰就操破瓊吾拔其營彼固無所歸矣乃使張郃攻操營
郃曰瓊等破則事去矣請先救之郭圖固請攻操營郃曰曹公營
固攻之必不拔若瓊等見禽吾屬盡為虜矣紹但遣輕騎救瓊而
以重兵攻操營不能下紹騎至烏巢操士卒皆殊死戰遂大破之
盡燔其糧穀殺士卒千餘人皆取其鼻以示紹軍皆恟懼恟許容
懾切心郭圖慙其計之失復譖張郃於紹曰郃快軍敗郃忿懼遂
詣操營降於是紹軍驚擾大潰紹與八百騎渡河操追之不及盡
收其輜重餘衆降者操盡坑之坑丘庚切前後所殺七萬餘人紹
走至黎陽北岸衆稍復歸或謂田豐曰君必見重矣豐曰公貌寬
而內忌不亮吾忠若勝而喜猶能救我今戰敗而恚內忌將發吾
不望生紹軍士皆拊膺泣方武切膺於曰向令田豐在此必不
至於敗紹謂逢紀曰田別駕前諫止吾吾慙之紀曰豐聞將軍之
退拊手大笑喜其言之中也紹曰吾不用田豐言果為所笑遂殺
之初曹操聞豐不從戎喜曰紹必敗矣及紹犇遁復曰向使紹用
其別駕計尚未可知也紹為人寬雅有局度喜怒不形於色而性

卷四十八

五

矜懷自高短於從善矜懷力故至於敗 曹操聞孫策死欲因喪
伐之侍御史張紘諫曰乘人之喪既非古義若其不克成讎棄好
不如因而厚之操即表權為討虜將軍領會稽太守周瑜薦魯肅
於權曰肅才宜佐時當廣求其比以成功業權即見肅與語悅之
曰今漢室傾危孤思有桓文之功君何以佐之肅曰肅竊料之漢
室不可復興曹操不可卒除為將軍計唯有保守江東以觀天下
之釁耳若因北方多務勦除黃祖進伐劉表竟長江所極據而有
之此王業也張昭毀肅年少麤疎權益貴重之

六年曹操自擊劉備於汝南備奔劉表表聞備至自出郊迎以上
賓禮待之益其兵使屯新野備在荊州數年嘗於表坐起至廁慨
然流涕表怪問備備曰平常身不離鞍髀肉皆消髀音陛股今不
復騎髀裏肉生日月如流老將至矣而功業不建是以悲耳國志
七年袁紹自軍敗慙憤發病夏五月薨紹有三子譚熙尚衆以譚
長欲立之譚素疾審配恐譚立為害遂矯紹命立尚譚不得立
自稱車騎將軍屯黎陽九月曹操渡河攻譚譚告急於尚尚自將

賈逵守節

祝公道救賈逵

孫權不送質

譚尚相攻

曹操拔鄴

獻帝

助譚與操連戰譚尚數敗退而固守尚遣所置河東太守郭援攻河東城邑皆下河東郡吏賈逵守絳援攻之急城將潰父老與援約不害逵乃降援許之援欲使逵為將以兵劫之逵不動左右引逵使叩頭逵吐之曰安有國家長吏為賊叩頭援怒將斬之或伏其上以救之絳吏民間將殺逵皆棄城呼曰負約殺我賢君寧俱死耳乃囚於壺關著土窖中窖居效切說文蓋以車輪逵謂守曰地藏也或作窰此閒無健兒邪而使義士死此中乎有祝公道者適聞其言乃夜往盜引出逵析械遣去折先擊切其字從木斤破木也不語其姓名 曹操下書責孫權任子權召群僚會議張昭等不決周瑜曰今將軍承父兄餘資兼六郡之眾兵精糧多將士用命鑄山為銅煮海為鹽境內富饒人不思亂有何偏迫而欲送質勝利切送質所以結信也質一入便見制於人也遂不送質三國志吳書孫備傳

鑑四十八

六

舉定也操曰善五月操還許譚謂尚曰我鎧甲不精鎧可亥切故甲之別名故前為曹操所敗今操軍退及其未濟出兵掩之可令大潰尚疑之既不益兵又不易甲譚大怒遂引兵攻尚八月尚破譚譚引兵奔平原尚圍之時曹操擊劉表軍西平譚遣辛毗詣操請救毗類操羣下多以為劉表疆宜先平之譚尚不足憂也荀攸曰天下方有事而劉表坐保江漢之間其無四方之志可知矣袁氏據四州之地帶甲數十萬使二子和睦則天下之難未息也今及其亂而取之天下定矣操從之十月操至黎陽尚聞操渡河乃釋平原還鄴操引軍還

九年二月袁尚復攻袁譚於平原留審配守鄴曹操進軍至鄴五月操擊鄴圍城引漳水以灌之七月尚將兵萬餘人還救鄴操逆擊之衆大潰尚奔中山審配令城中堅守死戰八月東門校尉審榮夜開門內操兵操斬配慰勞紹妻稟食之勞即到切慰免之也初袁紹與曹操共起兵紹曰若事不輯吾南據河北阻燕代兼戎狄之衆南向以爭天下庶可以濟操曰吾任天下之智力以道御之無所不

可九月詔以操領冀州牧 操之圍鄴也 袁譚復背之攻袁尚於中山尚走從袁熙熙時為幽州刺史 操與譚書責以負約引兵進討十二

月譚走保南皮 丹陽大都督馮覽郡丞戴負殺太守孫翊入居軍府中欲逼取翊妻徐氏徐氏給之曰乞須晦日設祭除服然後

聽命覽許之徐氏潛使所親語翊親近舊將孫高傅嬰等與共圖覽到晦日設祭徐氏哭泣盡哀畢乃除服薰香沐浴言笑歡悅大

小悽愴怪其如此覽密覘無復疑意徐氏呼高嬰置戶內使人召覽入徐氏出戶拜覽適得一拜徐大呼二君可起高嬰俱出共殺

覽餘人即就外殺負徐氏乃還縗經奉覽負首以祭翊墓舉軍震駭孫權聞亂悉族誅覽負餘黨擢高嬰為牙門其餘賞賜有差

十年正月操攻南皮克之譚走追斬之袁熙為其將所攻與尚俱奔遼西烏桓曹操謂荀彧曰今河東天下之要地也君為我舉賢

才以鎮之彧曰西平太守京兆杜畿勇足以當難智足以應變操乃以畿為河東太守畿治河東務崇寬惠民有辭訟畿為陳義理

遣歸諱思之諱審也父老皆自相責怒不敢訟勸耕桑課畜牧百

鑑四十八

七

姓家家豐實然後興學校舉孝弟修戎事講武備河東遂安畿在

河東十六年常為天下最祖外切上考曰最 祕書監侍中荀悅作申鑒五篇奏之時政在曹氏天子恭已悅志在獻替而謀無

所用故作是書其大略曰為政之術先屏四患乃崇五政偽亂俗私壞法放越軌奢敗制四者不除則政未由行矣是謂四患興農

桑以養其生審好惡以正其俗宣文教以章其化立武備以秉其威明賞罰以統其法是謂五政人不畏死不可懼以罪人不樂生

不可勸以善故在上者先豐民財以定其志是謂養生善惡要乎功罪毀譽効於準驗聽言責事舉名察實無或詐偽以蕩眾心故

俗無姦怪民無淫風是謂正俗榮辱者賞罰之精華也故禮教榮辱以加君子化其情也桎梏鞭撻桎之實切桎古篤切械在足曰

擗以加小人化其形也若教化之廢推中人而墜於小人之域教化之行引中人而納於君子之途是謂章化在上者必有武備以

戒不虞安居則寄之內政有事則用之軍旅是謂秉威賞罰政之柄也人主不妄賞非愛其財也賞妄行則善不勸矣不妄罰非矜

徐氏為夫報仇

荀彧薦杜畿

荀悅作申鑒

屏四惡崇五政

獻帝

其人也罰妄行則惡不懲矣賞不勸謂之止善罰不懲謂之縱惡
在上者能不止下為善不縱下為惡則國法立矣是謂統法四患
既蠲五政又立行之以誠守之以固簡而不怠疎而不失垂拱揖
讓而海內平矣本傳

曹操

無垢曰夫操之為漢賊天下所共知也矧或自初平二年去袁
紹而從之前後凡二十餘年居則帷帳行必驂乘可謂款密無
閒矣豈不知操之用心哉知而輔之是與操協力以傾漢也明矣

州平并

十一年正月曹操自將擊高幹斬之并州悉平幹袁紹甥為并州
刺史曹操破袁氏
後復叛 操使梁習領并州刺史時荒亂之餘胡狄雄張吏民亡
叛入其部落兵家擁眾各為寇害習到官誘諭招納邊境肅清百
姓布野勤勸農桑令行禁止長老稱詠以為自所聞識刺史未有

仲長
高幹
統論

如習者三國魏志初山陽仲長統遊學至并州高幹善遇之訪
以世事統謂幹曰君有雄志而無雄才好士而不能擇人所以為
君深戒也幹不悅統遂去之幹死荀彧舉統為尚書郎著論曰昌
言其言治亂略曰豪傑之當天命者未始有天下之分者也無天

鑑四十八

八

仲長
統言
治亂

下之分故戰爭者競起焉角智者皆窮角力者皆負形不堪復仇
四敵也執不足復校乃始羈首係頸就我之銜紐耳及繼體之時
豪傑之心既絕士民之志已定貴有常家尊在一入當此之時雖
下愚之才居之猶能使恩同天地威侔鬼神周孔數千無所復角
其聖賁育百萬無所復奮其勇矣彼後嗣之愚主見天下莫敢與
之違自謂若天地之不可亡也乃肆其私嗜騁其邪欲君臣宣淫
上下同惡荒廢庶政棄志人物信任親愛者盡佞諂容說之人也
寵貴隆豐者盡后妃姬妾之家也遂至熬天下之脂膏斲生民之
骨髓怨毒無聊禍亂並起中國擾攘四夷侵叛土崩瓦解一朝而去
昔之為我哺乳之子孫者今盡是我飲血之寇讎也至於運徙執
去猶不覺悟者豈非富貴生不仁沈溺致愚疾邪存亡以之迭代
治亂從此周復天道常然之大數也 烏桓乘天下亂略有漢民

十餘萬戶遼西烏桓蹋頓尤彊蹋頓種名為素紹所厚故尚

兄弟歸之數入塞為寇欲助尚復故地

十二年曹操將擊烏桓諸將皆曰劉備必說劉表以襲許郭嘉曰

獻帝

郭嘉料荆州兵勢

曹操料孫康

諸葛亮如伏龍

劉備三孔明

孔明為劉備定策

關張不悅孔明

龐德公品物

帝

表坐談客耳自知才不足以御備重任之則恐不能制輕任之則備不為用雖虛國遠征公無憂矣操從之軍次柳城尚與蹋頓將數萬騎逆軍操縱兵擊之斬蹋頓尚與遼東太守公孫康之子或勸操遂擊之操曰吾方使康斬送尚與首不煩兵矣引兵還公孫康欲取尚與以為功遂斬其首送之諸將或問操公還而康斬尚與何也操曰彼素畏尚與吾急之則并力緩之則自相圖其勢然也初琅邪諸葛亮寓居襄陽隆中每自比管仲樂毅時人莫之許也惟穎川徐庶與崔州平謂為信然劉備在荆州訪士於襄陽司馬徽徽曰儒生俗士豈識時務識時務者在乎俊傑此間自有伏龍鳳雛子崇切鳥雛備問為誰曰諸葛孔明龐士元也徐庶見備於新野備器之庶謂備曰諸葛孔明卧龍也將軍豈願見之乎備曰君與俱來庶曰此人可就見不可屈致也將軍宜枉駕顧之備由是詣亮凡三往乃見因屏人曰漢室傾頽姦臣竊命孤不度德量力欲信大義於天下而智術淺短遂用猖蹶紀劣切說文僵也失脚兒至于今日然志猶未已君謂計將安出亮曰今曹操已擁百萬之

鑑四十八

九

眾挾天子而令諸侯此誠不可與爭鋒孫權據有江東已歷三世國險而民附賢能為之用此可與為援而不可圖也荆州北據漢沔沔充切前書志沔水出武都東南入江或謂漢水為沔水章懷注漢水出漢陽嶧冢沮沔二水出武都東狼谷也利盡南海東連吳會西通巴蜀此用武之國而其主不能守此殆天所以資將軍也益州險塞沃野千里天府之土劉璋闇弱張魯在北民殷國富而不知存恤智能之士思得明君將軍既帝室之胄信義著於四海若跨有荆益保其巖阻撫和戎越結好孫權好廬內修政治外觀時變則霸業可成漢室可興矣備曰善於是與亮情好日密関羽張飛不悅備解之曰孤之有孔明猶魚之有水也願諸君勿復言羽飛乃止司馬徽清雅有知人之鑑同縣龐德公素有重名徽兄事之諸葛亮每至德公家獨拜牀下德公初不令止德公從子統少時撲鈍撲四角切素也鈍未有識者唯德公與徽重之德公常謂孔明為卧龍士元為鳳雛德操為水鑑故德操與劉備語而稱之三國蜀志亮本傳十三年初巴郡甘寧欲東入吳黃祖在夏口軍不得過乃留依祖

孫權破黃祖

琰玠典選天下自勵

司馬懿多略

曹操殺孔融

劉備不忍棄人

曹操追劉備

徐庶念母



三年祖不用寧遂亡孫權獻策曰劉表慮既不遠當早圖之圖
 之之計宜先取黃祖權深納之遂西擊黃祖祖守沔口令陳就以
 水軍逆戰呂蒙勒前鋒親梟就首於是將士乘勝水陸並進遂屠
 其城祖走追斬之 罷三公官復置丞相御史大夫以曹操為丞
 相操以崔琰為丞相西曹掾毛玠為丞相東曹掾河內司馬懿為
 文學掾琰玠並典選舉其所舉用皆清正之士雖於時有盛名而
 行不由本者終莫得進拔敦實斥華偽進冲遜抑阿黨由是天下
 之士莫不以廉節自勵雖貴寵之臣輿服不敢過度至乃長吏還
 者垢面羸衣垢古厚切獨乘柴車軍吏入府朝服徒行吏潔於上
 俗移於下操聞之歎曰用人如此使天下人自治吾復何為哉三
同魏志琰 司馬懿少聰達多大略崔琰謂其兄朗曰君弟聰亮
喻本傳 明允剛斷英特非子所及也操聞而辟之懿辭以風痺痺至切切操
 怒欲收之懿懼就職 太中大夫孔融恃其才望數戲侮曹操發
 辭備宕大浪切偏邪多致乖忤操以融名重天下外相容忍而
 內甚嫌之融又上書言宜準古王畿之制千里畿內不以封建諸

卷四十八

十

侯操疑融所論建漸廣益憚之融與郗慮有隙郗綺戰切姓慮承
 操風旨構成其罪操遂收融并其妻子皆殺之融本傳 七月曹操
 南擊劉表會表太子琮為嗣琮藏切九月操至新野琮遂舉州降操
 時劉備屯樊大驚呼部曲共議或勸備攻琮荆州可得備曰劉荆
 州臨亡託我以孤遺背信日濟吾所不為備將其眾去過襄陽荆
 州人多歸備比到當陽眾十餘萬人輜重數千兩日行十餘里別
 遣關羽乘船數百艘蘇刀切船使會江陵或謂備曰宜速行保江
 陵備曰夫濟大事必以人為本今人歸吾吾何忍棄去 習鑿齒
 論曰劉玄德雖顛沛險難而信義愈明執偏事危偏筆力而言不
 失道追景升之顧則情感三軍戀赴義之士則甘與同敗終濟大
 業不亦宜乎 曹操以江陵有軍實恐劉備據之乃釋輜重輕軍
 到襄陽聞備已過操將精騎五千急追之一日一夜行三百餘里
 及於當陽之長坂甫遠切說文坂曰坂備棄妻子與諸葛亮張飛
 趙雲等數十騎走操大獲其人眾輜重徐庶母為操所獲庶辭備
 指其心曰本欲與將軍共圖王霸之業者以此方寸之地也今已

張飛據水斷橋

論先主知義

魯肅勸備孫權

葛亮說孫權

獻帝

失老母方寸亂矣無益於事請從此別遂詣操張飛將二十騎拒後飛據水斷橋瞋目橫矛曰身是張益德也可來共決死操兵無敢近者或謂備趙雲已北走備以手戟擗之曰戰直多切也子龍不棄我走也頃之雲身抱備子禪與關羽船會得濟遇劉琦衆萬餘人為江夏太守與俱到夏口曹操進軍江陵國蜀先主傳及三

吳泰曰諸葛亮之說權也先主之言義也曹呂二袁慄狡鋒俠奪國惟恐不巧賊人惟恐不殊知信義為何等物耶先主於艱難險阻中忍為人所不能荆人歸之如古公之去邠使從孔明計據荆土拒曹公其誰曰不可先主寧棄其資以與人豈不以不攻劉琮其利有大於攻琮者卒之連兵破魏亦不失舊楚之地夫其所以取荆異夫人之所以取荆與

初魯肅聞劉表卒言於孫權請往說劉備使撫表衆共治曹操會備以南走肅迎之於當陽長坂問備欲何至備曰與蒼梧太守吳巨有舊欲往投之肅曰孫討虜敬賢禮士丘精糧多足以立事今為君計莫若遣腹心自結於東備用肅計進住鄂縣之樊口鄂五各切

卷四十八

十一

江夏曹操自江陵將順江東下諸葛亮曰事急矣請奉命求救於孫將軍遂與魯肅俱詣孫權亮說權曰海內大亂將軍起兵江東劉豫州收衆漢南與曹操並爭天下今操芟夷大難城師也略已平矣遂破荊州威震四海英雄無用武之地故豫州遁逃至此願將軍量力而處之若能以吳越之衆與中國抗衡不如早與之絕若不能何不按兵束甲北面而事之權曰苟如君言劉豫州何不遂事之乎亮曰田橫齊之壯士耳猶守義不辱况劉豫州王室之胄英才蓋世安能為之下乎權勃然曰吾不能卒全吳之地受制於人吾計決矣非劉豫州莫可以當曹操者然豫州新敗之後安能抗此難乎亮曰豫州軍雖敗於長阪今戰士還者及關羽水軍精甲萬人劉琦合江夏戰士亦不下萬人曹操之衆遠來疲敝聞追豫州輕騎一日一夜行三百餘里此所謂彊弩之末勢不能穿魯縞者也縞古老切也故兵法忌之曰必蹶上將軍且北方之人不習水戰又荊州之民附操者偪兵執耳非心服也今將軍誠能命猛將統兵數萬與豫州協規同力破操軍必矣操軍破則荆吳

曹操與孫權書

周瑜論破曹操

孫權斫案決策

周瑜將兵逆操

赤壁交戰

敵

之執疆鼎足之形成矣權與羣下謀之是時曹操遺權書曰近者奉辭伐罪旌麾南指劉琮束手今治水軍八十萬衆方與將軍會獵於吳權以示羣下莫不響震失色長史張昭等曰將軍大執可以拒操者長江也今操得荊州長江之險已與我共之矣而執力衆寡又不可論愚謂大計不如迎之魯肅密言於權曰向察衆人之議專欲誤將軍不足與圖大事願早定大計時周瑜至番陽肅勸權召瑜還瑜至謂權曰操雖託名漢相其實漢賊也將軍割據江東兵精足用當橫行天下為漢家除殘去穢况操自送死而可迎之邪請為將軍籌之今北土未平馬超韓遂尚在關西為操後患而操舍鞍馬杖舟楫與吳越爭衡側基切 抗衡也又今盛寒馬無藁草驅中國士衆遠涉江湖之間不習水土必生疾病此數者用兵之患也而操皆冒行之瑜請得精兵數萬人進住夏口保為將軍破之權曰老賊欲廢漢自立久矣徒忌二袁呂布劉表與孤耳今數雄已滅惟孤尚存孤與老賊執不兩立君言當擊此天以君授孤也因拔刀斫前奏案曰諸將吏敢復有言當迎操者與此案同乃罷

卷四十八

十一

會是夜瑜復見權曰諸人徒見操書言水步八十萬不復料其虛實便開此議今以實校之彼所將中國人不過十五六萬且已久疲所得表衆亦極七八萬耳尚懷狐疑夫以疲病之卒御狐疑之衆衆數雖多其不足畏瑜得精兵五萬自足制之願將軍勿慮權撫其背曰公瑾卿言至此甚合孤心五萬兵難卒合已選三萬人船糧戰具俱辦卿與子敬程公便在前發孤當續發人衆多載資糧為卿後援卿邂逅不如意便還就孤孤當與子孟德決之遂以周瑜程普為左右督將兵與備并力逆操以魯肅為贊軍校尉助畫方略畫胡麥切 劉備在樊口日遣邏吏邏即佐也於水次候望權軍吏望見瑜船馳往白備備乃乘單舸舸賈我切 大船也 舸往見瑜 言南楚江湖謂之舸問曰今拒曹公深為得計戰卒有幾瑜曰三萬人備曰恨少瑜曰此自足用豫州但觀瑜破之進與操遇於赤壁時操軍衆已有疾疫初一交戰操軍不利引次江北瑜等在南岸瑜部將黃蓋曰今寇衆我寡難與持久操軍方連船艦首尾相接可燒而走也乃取蒙衝鬪艦載燥荻枯柴艦戶黠切 戰船四方施板以禦矢狀灌油 如牢燥先到切 荻徒歷切 乾蘆也灌油

詐降黃蓋

周瑜大破曹軍

呂蒙破曹仁兵劉備降四郡

論曹操不當取吳

獻帝

其中裏以帷幕上建旌旗豫備走舸繫於其尾先以書遺操詐云欲降時東南風急蓋以十艦最著前中江舉帆餘船以次俱進成切舟上幔所操軍吏士皆出營立觀指言蓋降去北軍二里餘以帆風或作帆同時發火火烈風猛船往如箭前燒盡北船延及岸上營落頃之煙炎漲天光炎以瞻切火人馬燒溺死者甚眾瑜等率輕銳繼其後統切利雷鼓大進北軍大壞操引軍從華容道步走劉備周瑜水陸並進追操至南郡時操軍兼以饑疫死者大半疫管集切操乃留曹仁徐晃守江陵引軍北還周瑜程普將數萬眾與曹仁隔江未戰甘寧先取夷陵守之曹仁遣兵圍甘寧寧求救於周瑜呂蒙謂周瑜程普曰留凌公績於江陵蒙與君行解圍釋急瑜從之大破仁兵於夷陵而還於是將士形執自信瑜乃渡江屯北岸與仁相拒十二月劉備表劉琦為荊州刺史引兵南徇武陵長沙桂陽零陵四郡皆降之翻三國魏志武帝紀蜀志先主及零陵四郡皆降之翻葛亮傳吳志孫權魯肅周瑜傳欒城集曰曹公入荊州降劉琮欲順江東下以取孫氏賈詡言於公曰公昔破袁氏今收漢南威名遠聞兵勢盛矣若因舊楚之饒以饗吏上撫安百姓江東可以不勞眾而定也公不用其計以兵入吳境遂敗於赤壁夫詡之所以說曹公則李左車之所以說淮陰侯使乘破趙之勢傳檄以下燕者也方是時孫氏之據江東已三世矣國險而民附賢才為用諸葛孔明以為可與為援而不可圖而曹公以劉琮待之欲一舉下之難哉使公誠用詡言端坐荊州使辨士持尺書結好於吳吳知公無并吞之心雖未即降而其不以干戈相向者可必也方是時劉玄德方以窮客借兵於吳吳既修好於公其勢必不助劉而玄德固可促矣惜乎謀之不善荊州既不能守而孫劉皆奮孰謂曹公之智而不如淮陰哉夫兵久於外狃於一勝而輕與敵遇我怠彼奮古之習於兵者蓋知之矣

考異曰

建安四年六月袁術部曲奔劉勳吳志孫策傳曰術死長史楊弘大將張勳等將其眾欲就策廬江太守劉勳邀擊悉虜之收其珍寶以歸與諸書不同今從范書陳志術傳及江表傳

十二月華歆迎孫策 華矯譜敘曰孫策略有揚州盛兵徇豫章一郡大恐官屬請出郊迎歆曰無然策稍進復白發兵又不聽及策至一府皆造閣請出避之乃笑曰今將自來何遽避之有頃門下白曰孫將軍至請見乃前與歆共坐談議良久夜乃別去義士聞之皆長歎而心自服也此說太不近人情今不取

五年曹操破備 魏書曰備謂操與大敵連不得東而候騎卒至言曹公來備大驚然猶未信自將數十騎出望公軍見麾旌便棄衆而走計備必不至此魏書多妄

四月孫策擊陳登到丹徒 此事出江表傳據策傳云策謀襲許未發而死陳矯傳云登爲孫權所圍於匡奇登令矯求救於太祖太祖遣赴救吳軍既退登設伏追奔大破之先賢行狀云登有吞滅江南之志孫策遣軍攻登於匡奇城登大破之斬虜以萬數賊忿喪軍尋復大興兵向登登使功曹陳矯求救於太祖此數者參差不同孫盛異同評云按袁紹以建安五年至黎陽策以四月遇害而志云策聞曹公與紹相拒於官渡謬矣伐登之言爲有證也今從之

策殺許貢 江表傳曰初貢上表於漢帝言策驍雄宜召還京邑若放於外必作世患候吏得表以示策策以讓貢貢辭無表策令武士絞殺之按貢先爲朱治所迫已去郡依嚴白虎安能復爾蓋策破白虎時殺貢爾

十月許攸奔曹操 魏志武紀曰攸貪財袁紹不能足來奔今從范書紹傳

八年二月曹操攻黎陽 魏志武紀作三月今從范書袁紹傳又魏志紹傳云譚尚與太祖相拒黎陽自二月至九月當云自九月至二月

十三年甘寧奔孫權 吳志孫權傳建安八年十二年皆嘗討黃祖凌統傳父操死時統年十五攝父兵後擊麻保屯刺殺陳勤按周瑜孫瑜傳以十一年擊麻保屯則操死似在八年然後五年寧乃奔權似晚今無年月可据追言之

增節標目音註精議資治通鑑卷第四十九

後漢紀

孝獻皇帝秋

蔣濟以虛聲解圍

曹操開芍陂屯田

孫權以妹妻劉備

蔣幹不能說周瑜

和洽論人材貴得中

獻帝

建安十四年春三月曹操軍至譙 孫權圍合肥久不下曹操遣

將軍張喜將兵解圍久而未至揚州別駕楚國蔣濟密白刺史偽

得喜書云步騎四萬已到雩婁于切下力遣主部迎喜三部

使齎書語城中守將一部得入城二部為權兵所得權信之遽燒

圍走 秋七月曹操引水軍自渦入淮渦古禾切按前書志渦水受淮陽扶蒲浪蕩渠

東入淮出肥水軍合肥開芍陂屯田芍音酌又音鵲楚相孫叔敖所造經百里灌田百頃在廬

江 十二月周瑜攻曹仁歲餘所殺傷甚眾仁委城走瑜屯據江

陵會劉琦卒權以備領荊州牧周瑜分南岸地以給備備立營於

油口改名公安權以妹妻備妹才捷剛猛有諸兄風侍婢百餘人

皆執刀侍立備每入心常凜凜三國志蜀書法正傳曹操密遣蔣幹往

說周瑜幹乃布衣葛巾自託私行詣瑜瑜出迎之立謂幹曰子翼

良苦遠涉江湖為曹氏作說客邪因延幹與周觀營中行視倉庫

軍資器仗訖還飲宴因謂幹曰丈夫處世遇知己之主外託君臣

之義內結骨肉之恩言行計從禍福共之假使蘇張更生能移其

意乎幹但笑終無所言還白操稱瑜雅量高致非言辭所能閒也

東坡曰曹孟德所用皆為人役者也以子房待文若然終不免

殺之豈能用公瑾之流度外之士哉

丞相掾和洽言於曹操曰天下之人材德各殊不可以一節取也

儉素過中自以處身則可以此格物所失或多今朝廷之議吏有

著新衣乘好車者謂之不清形容不飾衣裘敝壞者謂之廉潔至

令士大夫故汗辱其衣藏其輿服朝府大吏或自挈壺殮上尸器也下千安切盤殮也以入官寺夫立教觀俗貴處中庸為可繼也今崇一概

難堪之行概古代切平以檢殊塗勉而為之必有疲瘁秦醉切古

之大教務在通人情而已凡激詭之行則容隱偽矣操善之

馬子才曰曹操長於用兵而不長於用人夫決機於兩陣之間

以爭天下之雌雄此之謂善用兵而操之所能也開心曾露誠

實以收天下豪傑之士此之謂善用人而操之所不能也操者

實以收天下豪傑之士此之謂善用人而操之所不能也操者

論曹
操善
用兵
不善
用人

曹操
作銅
雀臺

曹操
下令
自述

劉備
求荆
州

周瑜
論劉
備關
張

獻帝

猜忌伎克之人也陽為仁義陰為姦邪虛為高名實為厚利包
藏禍機以幸漢室之隙自知負不義於天下惴惴然恐天下竊
發圖已也臥則枕刀食則習毒又安能恢廓豁達以收奇士哉
且漢之賢士大夫皆有忠憤剛毅之氣可以殺不可劫而操不
可得而用也天下亦有廉隅慷慨死義之士又惡操而不來也
至若頑悍無恥沈鷲有謀之徒操之一不勝則又忌而誅之也
然則操之所與取天下者果何人乎嘗讀操之書竊怪當時所
謂佐命趨會之臣例皆齷齪狡獪而無忠義奇偉可喜之節蓋
操忌在於勝已者魏之無人亦不足怪也

十五年曹操作銅爵臺於鄴 操下令曰孤始於譙東築精舍欲
秋夏讀書冬春射獵為二十年規待天下清乃出仕耳然不能得
如意徵為典軍校尉意遂更欲為國家討賊立功使題墓道言漢
故征西將軍曲盡侯之墓此其志也而遭值董卓之難興舉義兵後
領兗州破降黃巾三十萬眾又討擊袁術使窮沮而死摧破袁紹
梟其二子梟如復定劉表遂平天下身為宰相人臣之貴已極意

卷之九

八二

望已過矣設使國家無有孤不知當幾人稱帝幾人稱王或者人
見孤疆盛恐妾相付度上倉本勿思也言有不遜之志每用耿耿
故為諸君陳道此言皆肝鬲之要也也曷字核切矧然欲孤便爾委
捐所典兵眾實不可也何者誠恐已離兵為人所禍已敗則國家
傾危是以不得慕虛名而處實禍也 劉表故吏士多歸劉備備
以周瑜所給地少不足以容其眾乃自詣京見孫權求都督荆州
瑜上疏於權曰劉備以梟雄之姿而有閑羽張飛能虎之將必非
久屈為人用者宜徙備置吳盛為築宮室多其美女玩好以娛其
耳目分此二人各置一方使如瑜者得挾與攻戰大事可定也今
猥割土地猥多也以資業之聚此三人俱在疆場恐蛟龍得雲雨
終非池中物也呂範亦勸留之權以曹操在北方當廣擊英雄不
從備還公安久乃聞之歎曰天下智謀之士所見略同時孔明諫
孤莫行其意亦慮此也周瑜詣京見權乞與奮威權從弟俱進取
蜀劉璋而并張魯因留奮威固守其地與馬超結援超馬騰
關瑜還與將軍據襄陽以蹙操如迫也北方可圖也權許之瑜還

周瑜
臨終
薦魯

劉備
得荆
州

孫權
勸呂
蒙學

學有
本末

龐士
元展
驥足

韓遂
馬超
反

獻帝

江陵道病與權牋曰方今曹操在北疆場未靜劉備寄寓有似

養虎天下之事未知終始魯肅忠烈臨事不苟可以代瑜儻所言

可采瑜死不朽矣卒於巴丘初程普頗以年長數陵侮瑜折節

下之終不与校普後自敬服而親重之乃告人曰与周公瑾交

如若飲醇醪醕酒切不覺自醉權以魯肅代瑜領兵魯肅勸權以

荆州借劉備与共拒曹操權從之三國志初權謂呂蒙曰

卿今當塗掌事不可不學蒙辭以軍中多務權曰孤豈欲卿治經

為博士邪但當涉獵見往事耳卿言多務孰若孤孤常讀書自以

為大有所益蒙乃始就學及魯肅過尋陽與蒙論議大驚曰卿今

者才略非復吳下阿蒙蒙曰士別三日即更刮目相待古刺切

大兄何見事之晚乎肅遂拜蒙母結友而別三國志

胡致堂曰三國之主吳為下全吳之臣蒙在第三四閒皆以學

而自進大哉學之為益也使漢高光武能自得師而成就何止

是而已而後世論學者從事於章句耽翫於辭藻直欲多記誦

以愈於不如我者以為己則無增益智慮之功以為人則無制

世御俗之略而所學遂為無用之具矣

劉備以從事龐統守耒陽令耒陽對切在縣不治免官魯肅遺備

書曰龐士元非百里才也使處治中別駕之任始當展其驥足耳

諸葛亮亦言之備見統與言談大器之遂用統為治中親待亞於

諸葛亮

十六年操遣鍾繇討張魯張魯以鬼道惑高柔諫曰大兵西出韓

遂馬超疑為襲已必相扇動操不從閔中諸將果疑之馬超韓遂

等十部皆反據潼關操留子不守鄴自將擊超大破之遂超奔涼

州操留夏侯淵屯長安遂還鄴韓遂後為金城諸將所殺馬超降

劉備為車騎將軍卒法正為劉璋軍議校尉璋益州牧劉焉璋

不能用邑邑不得志邑乙及切說文益州別駕張松与正善自負

其才忖璋不足以有為勸璋結劉備以討張魯璋曰誰可使者松

乃舉正璋然之遣正將四千人迎備主簿黃權諫璋不聽法正至

荆州陰說劉備取益州備疑未决龐統曰益州土沃財富大業可

成備曰今指與吾為水火者曹操也操以急吾以寬操以暴吾以

一筆四九

元三

丁

龐統
勸劉
備取
益州

劉備
入蜀

孫權
都建
業作
石頭
城

作濡
須塢

董昭
勸曹
操進
爵

荀彧
以忤
旨自
殺

以曹
操比
桓公

獻帝

仁操以譎詰也切吾以中心每與操反事乃可成耳今以小利而失

信義於天下奈何統曰逆取順守古人所貴若事定之後封以大

國何負於信今日不取終為入利耳備以為然乃留諸葛亮關羽

等守荊州以趙雲領留營司馬備將步卒數萬人入益州孫權聞

備西上遣舟船迎妹而夫人欲將備子禪還吳張飛趙雲勒兵截

江乃得禪還劉璋敕在所供奉備備入境如歸備至巴郡太守嚴

顏拊心歎曰此所謂獨坐窮山放虎自衛者也備詣涪音浮廣漢璋

往會之增備兵厚加資給使擊張魯備北到葭萌音家廣漢璋

崩未即討魯厚樹恩德以收衆心音三國蜀志劉璋法

十七年初張紘以秣陵山川形勝勸孫權以為治所及劉備東過

秣陵亦勸權居之權於是作石頭城徙治秣陵音陽秣陵改秣陵為

建業音歷陽縣也諸將皆曰上岸擊賊洗足入船音先典切何用塢

為蒙曰兵有利鈍音困切戰無百勝如有邂逅敵步騎蹙人不暇

及水其得入船乎權曰善遂作濡須塢冬十月曹操東擊孫權

蓋甲九

四

董昭言於曹操曰自古已來人臣匡世未有今日之功有今日之

功未有久處人臣之執者也今明公耻有慙德樂保名節然處大

臣之執使人以大事疑已誠不可不重慮也乃與列侯諸將議以

丞相宜進爵國公九錫備物以章殊勳荀彧以為曹公卒興義兵

以匡朝寧國秉忠貞之誠守退讓之實君子愛人以德不宜如此

操由是不悅及擊孫權表請或勞軍于譙因輒留或以侍中光祿

大夫持節參丞相軍事操軍向濡須或以疾留壽春飲藥而卒或

行義脩整而有智謀好推賢進士故時人皆惜之音三國魏志武

臣光曰孔子之言仁也重矣自子路冉求公西赤門人之高第

令尹子文陳文子諸侯之賢大夫皆不足以當之而獨稱管仲

之仁豈非以其輔佐齊桓大濟生民乎齊桓之行若狗彘音直切

也管仲不羞而相之其志蓋以非桓公則生民不可得而濟也

漢末大亂羣生塗炭自非高世之才不能濟也然則荀彧捨魏

武將誰事哉齊桓之時周室雖衰未若建安之初也建安之初

四海蕩覆尺土一民皆非漢有荀彧佐魏武帝而興之舉賢用

荀彧
仁過
管仲

荀彧
恥議
己不出

司馬
譽荀
或過
實

龐統
三計

魏

能訓卒厲兵決機發策征伐四克遂能以弱為強亂為治十
分天下而有其八其功豈在管仲之後乎管仲不死子糾而荀
彧死漢室其仁復居管仲之先矣而杜牧乃以為彧之勸魏武
取兗州則比之高光官渡不令還許則比之楚漢及事就功畢
乃欲邀名於漢代譬之教盜穴牆發匱而不與同挈得不為盜
乎臣以為孔子稱文勝質則史凡為史者記人之言必有以文
之然則比魏武於高光楚漢者史氏之文也豈皆彧口所言邪
用是貶彧非其罪矣且使魏武為帝則彧為佐命元功與蕭何
同賞矣彧不利此而利於殺身以邀名豈人情乎

東萊評曰彧見操之始操即以良平待之定青徐平許洛破秦
紹降劉琮皆其策畫其所言云何獨拒董昭之議乃如此故操
不能無疑遂以鳩卒嗚呼彧之沮撓昭議者其本情特不悅計
不出己而已矣而答昭之辭蓋託忠順人弗能察譽之者則謂
欲效節於木朝毀之者則謂欲邀名於後世顧豈彧之情邪彧
與操誅孔融囚楊彪殺董貴人宿衛徧置私士使天子寄坐而

八鑑四十九

五

已皆何等事豈人臣所為而謂有效節之心誤矣其悖若此彼
其心亦知路人能知之又何名之微也孔子曰不知言無以知
人也然則彧之辭可不察與

胡致堂曰荀彧為操子房遷都九錫之議彧不與焉何也曰是
皆為昭所先也使彧不自死操亦殺之耳而司馬氏以彧能濟
生民方之管仲死節於漢其仁又在管仲之先亦譽過其實要
之自彧智而論所謂千慮之一失由正道以責彧則成勲於佐
命不若飲藥於壽春也

劉備在葭萌龐統言於備曰今陰選精兵晝夜兼道徑襲成都劉
璋既不武又素無豫備大軍卒至一舉便定此上計也楊懷高沛
璋之名將各杖疆兵據守關頭數有戩諫璋使發遣將軍還荆
州將軍遣與相聞說荆州有急欲還救之並使裝束外作歸形此
二子既服將軍英名又喜將軍之去計必乘輕騎來見將軍因此
執之進取其兵乃向成都此中計也退還白帝連引荆州徐還圖
之此下計也若沈吟不去將致大困不可久矣備然其中計及曹

劉備 求兵

劉璋 相攻

曹操 孫權

孫權 孫權

孫權 孫權

孫權 孫權

孫權 孫權

孫權 孫權

孫權 孫權

孫權 孫權

孫權 孫權

孫權 孫權

孫權 孫權

孫權 孫權

孫權 孫權

孫權 孫權

孫權 孫權

孫權 孫權

孫權 孫權

孫權 孫權

孫權 孫權

孫權 孫權

操攻孫權權呼備自救備遺璋書曰孫氏與孤本為唇齒而關羽兵弱今不往救則曹操必取荆州因求益萬兵及資糧璋但許兵四千其餘皆給半備因激怒其眾曰吾為益州征疆敵而積財吝賞何以使士大夫死戰乎張松兄肅恐禍及己因發其謀於長璋收斬松救關成諸將文書皆勿復得與備關通備大怒勒兵進據涪城

十八年正月曹操進軍濡須口號步騎四十萬攻破孫權江西營權率眾七萬禦之相守月餘操見其舟船哭仗軍伍整肅歎曰生子當如孫仲謀如劉景升兒子豚犬耳權為牋與操說春水方生公宜速去別紙言足下不死孤不得安操語諸將曰孫權不欺孤乃撤軍還也徹軍還也徹通作徹夏操至鄴孫權傳初曹操在譙恐濱江郡縣為孫權所略欲徙令近內蔣濟曰民無他志人情懷土實不樂徙懼必不安操不從既而民轉相驚自廬江九江斬春廣陵戶十餘萬廬江後詔鄴操迎見大笑曰本但欲使避賊乃更驅盡之五

蓋四十九

六

月以冀州十郡封曹操為魏公又加九錫大輅戎輅各一玄牡二駟充冕之服赤舄副焉軒懸之樂六佾之舞朱戶以居納陛以登虎賁之士三百人鈇鉞各一彤弓一彤矢百鈇弓十鈇矢千鈇一貞珪瓚副焉 七月魏始建社稷宗廟魏公操納三女為貴人十一月魏初置尚書侍中六卿以荀攸為尚書令毛玠崔琰等為尚書王粲衛觐等音為侍中鍾繇為大理王脩為大司農袁渙為郎中令行御史大夫事陳群為御史中丞袁渙得賞賜皆散之家無所儲陳如切乏則取之於人不為瞰察之行然時人皆服其清魏公操欲復肉刑令曰昔陳鴻臚以為死刑有可加於仁恩者御史中丞能申其父之論乎陳群對曰臣父紀以為漢除肉刑而增加於笞擊之切本與仁惻而死者更眾所謂名輕而實重者也名輕則易犯實重則傷民且殺人償死合於古制至於傷人或殘毀其軀而裁翦毛髮非其理也若用古刑使淫者下蚕室盜者刑其足剛魚厥切則求無淫放穿踰之姦矣夫三千之屬雖未可悉復若斯數者時之所患宜先施用漢律所殺殊死之罪仁所不

陳羣 論肉刑

曹操 加九錫 建社稷 廟 置尚書侍中 六卿

獻帝

關羽
守荊州

嚴顏
斬頭
將軍

備圍
成都
劉璋
降

叙用
蜀中
人材

法正
薦許
靖

獻帝

及也其餘逮死者可易以肉刑如此則所刑之與所生足以相質矣莫厭也今以笞死之法易不殺之刑是重人支解而輕人軀命也當時議者唯鍾繇與群議同餘皆以為未可行操以軍事未罷顧眾議而止三國魏志武帝紀及漢書等傳

十九年諸葛亮留關羽守荊州與張飛趙雲將兵泝流克巴東至江州破巴郡太守嚴顏生獲之飛呵顏曰大軍既至何以不降而敢拒戰顏曰卿等無狀侵奪我州我州但有斷頭將軍無降將軍也飛怒令左右牽去斫頭顏容止不變曰斫頭便斫頭何為怒耶飛壯而釋之引為賓客 五月劉備進圍成都諸葛亮張飛趙雲引兵來會時劉璋城中尚有精兵三萬人穀帛支一年吏民咸欲死戰璋言父子在州二十餘年無恩德以加百姓何心能安遂開城出降備遷璋于公安盡歸其財物璋後卒于公安備領益州牧以諸葛亮為軍師將軍益州太守南郡董和為掌軍中郎將法正為蜀郡太守黃忠為討虜將軍廣漢長黃權為偏將軍許靖為左將軍李嚴為犍為太守費觀為巴郡太守劉巴為西曹掾彭羸為益州治

鑑四十九

七

中從事魏初董和在郡清儉公直為民吏所愛信蜀中推為循吏故備舉而用之備之自新野犇江南也荆楚羣士從之如雲而劉巴獨北詣魏公操諸葛亮以書招之巴不從備深以為恨巴遂入蜀依劉璋及璋迎備巴諫曰備雄人也入必為害既入巴復諫曰若使備討張魯是放虎於山林也璋不聽巴閉門稱疾備攻成都令軍中曰有害巴者誅及三族及得巴甚喜是時益州郡縣皆望風景附獨黃權閉城堅守頃璋誓服乃降於是董和黃權李嚴等本璋之所授用也吳懿費觀等璋之婚親也彭羸璋之所擯弃也擯必刃也劉巴宿昔之所忌恨也備皆處之顯任盡其器能有志之士無不競勸益州之民是以大和初劉璋以許靖為蜀郡太守成都將潰靖謀踰城降備備以此薄靖不用也法正曰天下有獲虛譽而無其實者許靖是也然今主公始創大業天下之人不可戶說宜加敬重以慰遠近之望備乃禮而用之成都之圍也備與士眾約若事定府庫百物孤無預焉及拔成都士眾皆捨干戈赴諸藏競取寶物軍用不足備甚憂之劉巴曰此易耳但當鑄直百

劉巴 鑄直 百錢 趙雲 不受 田宅

諸葛 亮不 禁法 正 諸葛 亮尚 嚴峻

葛亮 稱蔣 琬社 稷器

劉楨 諫曹 植

二荀 進善 去惡

錢平諸物價令吏為官市備從之數月之間府庫充實時議者欲以成都名田宅分賜諸將趙雲曰霍去病以匈奴未滅無用家為今國賊非但匈奴未可永安也頃天下都定各反桑梓歸耕本土乃其宜耳益州人民初罹兵革田宅皆可歸還令安居復業然後可役調得其歡心不宜奪之以私所愛也備從之 法正外統都畿內為謀主一殄之德殄蘇昆畔耻之怨無不報復擅殺毀傷已者數人或謂諸葛亮曰法正太縱橫孟切不順理也下放將軍宜啓主公抑其威福亮曰主公之在公安也北畏曹操之強東憚孫權之逼近則懼孫夫人生變於肘腋上陟拂切臂節也下羊益切勝亦在肘後法孝直為之輔翼令翻然翱翔不可復制如何禁止孝直使不得少行其意邪諸葛亮佐備治蜀頗尚嚴峻人多怨歎者法正謂亮曰昔高祖入關約法三章秦民知德今君假借威力跨據一州初有其國未垂惠撫且客主之義宜相降下願緩刑弛禁以慰其望亮曰君知其一未知其二秦以無道政苛民怨音匹夫大呼天下土崩高祖因之可以弘濟劉璋暗弱自燕已來有累

鑑四九

八

世之恩文法羈縻上居宜切下亡皮切羈馬絡頭也互相承奉德政不舉威刑不肅蜀士人士專權自恣君臣之道漸以陵替寵之以位位極則殘順之以恩恩竭則慢所以致敵實由於此吾今威之以法法行則知恩限之以爵爵加則知榮榮恩並濟上下有節為治之要於斯而著矣劉備以零陵將琬為廣都長備嘗因游觀奄至廣都見琬眾事不治時又沈醉沈持林切溺也備大怒將加罪戮諸葛亮請曰蔣琬社稷之器非百里之才也其為政以安民為本不以修飾為先願主公重加察之備雅敬亮乃不加罪倉卒但免官而已 魏公操擊孫權留少子植守鄴操為諸子高選官屬以刑顯為植家丞顯防閑以禮無所屈撓由是不合庶子劉楨美文辭植親愛之楨以書諫植曰君侯採庶子之春華志家丞之秋實為上招謗其罪不小愚實懼焉魏尚書令荀攸卒攸深密有智防自從魏公操攻討常謀謨帷幄時人及子弟莫知其所言操常稱荀文若之進善不進不休荀公達之去惡不去不止又稱二荀令之論人久而益信吾沒世不忘三國魏志本傳 帝自都許以來

帝懼

曹操
殺董
貴人

曹操
殺伏
皇后
又殺
二皇
子

立曹
皇后

劉備
不許
孫權
取蜀

劉備
取蜀

獻帝

守位而已左右侍衛莫非曹氏之人者議即趙彥常為帝陳言時
策魏公操惡而殺之操後以事入見殿中帝不任其懼因曰君若
能相輔則厚不爾幸垂恩相捨操失色俛仰求出舊儀三公領兵
朝見令虎賁執刃挾之操出顧左右汗流浹背自後不復朝請董
承女為貴人操誅承求貴人殺之帝以貴人有倭如其切孕累為
請不能得伏皇后由是懷懼乃與父完書言曹操殘逼之狀令密
圖之完不敢發至是事乃泄操大怒十一月使御史大夫郝慮持
節策收皇后璽綬以尚書令華歆為副勒兵入宮收后后閉戶藏
壁中歆壞戶發壁就牽后出時帝在外殿引慮於坐后被髮徒跣
行泣過諛曰不能復相活邪帝曰我亦不知命在何時顧謂慮曰
郝公天下寧有是邪遂將后下暴室以幽死所生二皇子皆酖殺
之兄弟及宗族死者百餘人 操以尚書郎高柔為理曹掾舊法
軍士亡考竟其妻子而亡者不息操欲更重其刑并及父世兄弟
柔曰愚謂宜貸其妻子可使誘其還心而猥復重之乃所以益走
耳操曰善

卷四九

九

二十年春正月甲子立貴人曹氏為皇后魏公操之女也 三月
魏公操自將擊張魯 初劉備在荊州周瑜數勸孫權取蜀權遣
使謂備曰劉璋不武不能自守若使曹操得蜀則荊州危矣今欲
先攻取璋次取張魯一統南方雖有十操無所憂也備報曰備與
璋託為宗室異馮英靈以匡漢朝今得罪於左右願加寬貸權不
聽遣孫瑜率水軍任夏口備不聽軍過謂瑜曰汝欲取蜀吾當被
髮入山不失信於天下也權不得已召瑜還及備西攻劉璋權曰
猾虜乃敢挾詐如此

黃魯直曰周瑜有猛志者也世惜其死志不獲伸然使瑜不死
亦不能如所願也夫吳為東土蜀為西州而荊州者扼吳之上
流為蜀之藩蔽也劉備得荊而取蜀之計決矣方文武熊虎之
士為之宣力守禦瑜雖才巧安能越荊而取蜀邪取蜀且不可
況欲蹙曹操以圖北方乎

備已得益州權令諸葛瑾從備求荊州諸郡備不許權遂置長沙
零陵桂陽三郡長吏關羽及逐之權大怒遣呂蒙取三郡劉備聞

吳蜀分荆州

司馬懿請取蜀

孫權圍合肥

呂蒙力戰救孫權

曹操進爵為王

獻帝

之自蜀親至公安遣關羽爭三郡孫權進住陸口為諸軍節度使
魯肅將萬人屯益陽以拒羽會聞魏公操將攻漢中劉備懼失益
州使使求和於權權令諸葛瑾報命更尋盟好遂分荆州以湘
水為界長沙江夏桂陽以東屬權南郡零陵武陵以西屬備七
月魏公操拔陽平張魯犇南山入巴中後魯降拜鎮南將軍操入
南鄭司馬懿言於操曰劉備以詐力虜劉璋蜀人未附而遠爭江
陵此機不可失也今克漢中益州震動進兵臨之勢必瓦解音蟹
操曰人苦無足既得隴復望蜀邪劉曄曰劉備入傑也有度而遲
得蜀日淺蜀人未恃也今破漢中蜀人震恐其執自傾因其傾而
壓之無不克也若小緩之諸葛亮明於治國而為相關羽張飛勇
冠三軍而為將蜀民既定據險守要則不可犯矣操不從居七日
蜀降者說蜀中一日數十驚守將雖斬之而不能安也操問曄曰
今尚可擊不曄曰今已小定未可擊也乃還以夏侯淵張郃徐晃
等守漢中出三國志本傳

卷四十九

十

八月孫權率眾十萬圍合肥時張遼李典樂進將七千餘人屯合

肥遼被甲持戟衝壘入至權麾下權大驚走登高冢望見遼所將
眾少乃聚圍遼數重遼急擊圍開將麾下數十人得出復還突圍
拔出餘眾權人馬皆披靡無敢當者自旦戰至日中吳人奪氣權
守合肥十餘日城不可拔徹軍還兵皆就路權與諸將在逍遙津
北張遼將步騎奄至呂蒙等力戰扞敵凌統扶權出圍權乘駿
馬上津橋橋南已徹文餘無版谷利在馬後使權持鞍緩控利於
後著鞭以助馬勢遂得超度賀齊率三千人在津南迎權權由是
得免齊涕泣曰至尊人主常當持重今日之事幾致禍敗願以此
為終身之戒權曰謹已刻心非但書紳也出三國志遼傳
二十一年二月魏公操還鄴 五月進魏公操爵為王

考異曰

十四年三月權燒圍走 魏志武紀十二月權圍合肥劉馥傳云攻
圍百餘日孫權傳云踰月不能下由此言之權退必在今年明矣
十五年十二月周瑜卒 按江表傳瑜與策同年策以建安五年死
年二十六瑜死時年三十六故知在今年也

魯肅勸權以荊州借備肅傳曰曹公聞權以土地業備方作書落筆於地恐操不至於是今不取

十六年十二月法正說劉備取益州韋曜吳書曰備前見張松後得法正皆厚以恩德接納盡其殷勤之歡因問蜀中闊狹兵器府庫人馬衆寡又諸要害道里遠近松等具言之按劉璋劉備傳松未嘗先見備吳書誤也

十七年十月荀彧飲藥而卒陳志彧傳曰以憂薨范書彧傳曰操饋之食發視乃空器也於是飲藥而卒孫盛魏氏春秋亦同接彧之死操隱其誅陳壽云以憂卒蓋闕疑也今不正言其飲藥恐後世爲人上者謂隱誅可得而行也

十九年七月操留少子植守鄴植傳云太祖戒之曰吾昔爲頓丘令年二十三思此時所行無悔于今今汝年亦二十三矣又云植大和六年薨年三十一按植今年年二十三則死時當年四十一矣本傳誤也

二十年劉備聞操將攻漢中備傳云曹公定漢中孫權傳云入漢中按操以七月入漢中備未應即聞之而八月權已攻合肥蓋聞曹公兵始欲向漢中即引兵還耳

鑑四九

十一

增節標目音註精議資治通鑑卷第四九

增節標目音註精議資治通鑑卷第五十

後漢紀

孝獻皇帝冬

魏王稱警蹕

賈詡戒曹丕

立丕為太子

憲英論曹丕

劉備取漢中

陸遜薦賢不避仇

獻帝

建安二十二年詔魏王操設天子旌旗出入稱警蹕也音警誠魏

止行冕十有二旒乘金根車駕六馬設五時副車出三國志武帝紀魏

以五官中郎將不為太子初魏王操生四子不彰植能植性機警

多藝能才藻敏瞻操愛之丁儀楊脩數稱植之才勸操立以為嗣

不使人問太中大夫賈詡以自固之術詡曰願將軍恢崇德度躬

素士之業朝夕孜孜不違子道如此而已丕從之深自砥礪它日

操屏人問賈詡詡默然不對翽翽操曰卿不荅何也詡曰屬有所

思操曰何思詡曰思袁本初劉景升父子也操大笑遂定為太子

左右長御賀下夫人曰將軍拜太子天下莫不喜夫人當傾府藏

以賞賜夫人曰王自以丕年大故用為嗣我但當以免無教導之

過為幸耳亦何為當重賜遺乎長御還具以語操操悅曰怒不變

容喜不失節故最為難太子抱議即辛毗頸而言曰辛君知我喜

不毗以告其女憲英憲英歎曰太子代君主宗廟社稷者也代君

不可以不戚主國不可以不懼宜戚宜懼而反以為喜何以能久

魏其不昌乎久之臨菑侯植寵日衰法正說劉備曰曹操一舉而

降張魯定漢中不因此執以圖巴蜀而留夏侯淵張郃屯守身遽

張

鑑五十一

一

張

費詩

勸

關羽

攻樊

于禁

不降

龐德

不降

曹操

論曹
操無
仁義
忠厚

獻帝

曹以此為怨今王與君侯譬猶一體同休等戚禍福共之愚謂君侯不宜計官號之高下爵祿之多少為意也羽大感悟遽即受拜

關羽使糜芳守江陵傅士仁守公安羽自率眾攻曹仁於樊仁使

于禁龐德屯樊北八月大霖雨漢水溢平地數丈于禁等七軍皆

沒禁與諸將登高避水羽乘大舡就攻之禁等窮迫遂降龐德在

隄上自平日力戰至日過中羽攻益急吏士盡降德乘小船欲還

仁營水盛船覆為羽所得羽欲以為將德罵羽曰我寧為國家鬼

不為賊將也羽殺之魏王操聞之流涕曰吾知于禁三十年何意

臨危處難反不及龐德邪羽急攻樊城城得水往往崩壞眾皆恟

懼許都左傳或謂曹仁可及羽圍未合乘輕船夜

走汝南太守滿寵曰聞羽遣別將已在邾下音夾前自許以南

百姓擾擾羽所以不敢遂進者恐吾軍掎其後耳居切從今若

遁去洪河以南非復國家有也君宜待之仁曰善乃沈白馬與軍

人盟誓同心固守 初揚脩謀立曹植為魏嗣其後植以驕縱見

數而植故連綴脩不止脩亦不敢自絕每當就植慮事有闕忖度

鑑五十

三

操意豫作答教十餘條敕門下教出隨所問答之於是教裁出答

已入操怪其捷推問始泄操惡之乃發脩前後漏泄言教交關諸

侯收殺之

淇水集曰魏武之治身任臣使民取天下一本於詭譎威力無

復錙銖仁義忠厚之實是以孔融楊脩誅死而不肯臣苟或感

恨啗噎而斃天下義士雲長之徒掉臂而徐去管寧之屬浮海

而避之惟得詐巧之士而與之共國兢兢焉憂竊發之變故雖

虜張繡走二袁擒呂布馘高幹戎旗北指而烏桓蹋頓為之破

兵鋒西向而宜堪超遂為之平有智者莫不憚有力者莫不屈

兵強戰勝而天下益疑之思與之為敵用力勤於二漢而土分

於吳蜀垂業至於二世而運奪於宣景何哉失之於險害刻薄

而不以仁義忠厚撫天下也

魏王操以杜襲為留府長史駐關中營帥許攸擁部曲不歸

附而有慢言操大怒欲先伐之襲入諫曰今豺狼當道而狐狸是

先人將謂殿下避強攻弱進不為勇退不為仁臣聞千鈞之弩不

關羽
威震
華夏

呂蒙
請圖
關羽

呂蒙
託疾
計事

呂蒙
薦陸
遜自
代

呂蒙
龍圖

獻帝

為鼯鼠發機萬石之鍾不以廷撞起音區區許攸何足勞神武操
曰善遂厚撫攸攸即歸服三國魏志十月陸渾民孫狼等作亂南
附關羽羽授狼印給兵還為寇賊自許以南往往遙應羽羽威震
華夏魏王操議徙許都以避其銳司馬懿西曹屬蔣濟言於操曰
于禁等為水所沒於國家大計未有所損劉備孫權外親內疎關
羽得志權必不願也可遣人勸權躡其後許割江南以封權則樊
圍自解操從之初魯肅常勸孫權以曹操尚存宜且撫輯與備
備和關羽與之同仇不可失也及呂蒙代肅屯陸口以為羽素驍
雄有兼弁之心并且居國上流其執難久密言於權曰今
令征虜守南郡潘璋住白帝蔣欽將游兵萬人循江上下應敵所
在蒙為國家前據襄陽如此何憂於操何賴於羽且羽君臣矜其
詐力所在反覆不可以腹心待也不如取羽全據長江形執益張
易為守也權善之權嘗為其子求昏於羽羽罵其使不許昏權由
是怒及羽攻樊呂蒙上疏曰羽討樊而多留備兵必恐蒙圖其後
故也蒙常有病乞分士眾還建業以治疾為名羽聞之必撤備兵

鑑五十

四

盡赴襄陽嫩嫩列大軍浮江晝夜馳上襲其空虛則南郡可下而
羽可禽也遂稱病篤權乃露檄召蒙還嫩嫩胡秋切以沐簡陰與圖
計蒙下至蕪湖定威校尉陸遜謂蒙曰關羽接境如何遠下後不
當可憂也蒙曰誠如來言然我病篤遜曰羽矜其驍氣陵轍於人
嫩音凌嫩音擊始有大功意驕志逸但務北進未慮於我有相聞
病必益無備今出其不意自可禽制蒙曰羽素勇猛未易圖也
蒙至都權問誰可代卿者蒙對曰陸遜意思深長才堪負重觀其
規慮終可大任而未有遠名非羽所忌無復是過也若用之當令
外自韜隱他切內察形便然後可克權乃召遜拜偏將軍右部
督以代蒙遜至陸口為書與羽稱其功美深自謙抑為盡忠自託
之意羽意大安無復所慮稍撤兵以赴樊遜具啓形狀陳其可禽
之要權遂發兵襲羽令呂蒙為大都督命征虜將軍孫皎為後繼
呂蒙至尋陽盡伏其精兵鱗鱗中鱗古侯切使白衣搖
櫓櫓所古切進櫓也作商賈人服書夜兼行商賈音古日羽所置
江邊屯候盡收縛之是故羽不聞知糜芳傅士仁素皆嫌羽輕已

呂蒙
得江陵

關羽
父子
死
孫權
論周
瑜魯
蒙

魯肅
二長
一短

呂蒙
少勇
膽勇

孫權
稱臣
於操

陳羣
勸進

魏帝

羽之出軍芳供給軍資不悉相及羽言還當治之芳仁咸懼遂開
門出降蒙入江陵釋于禁之囚得關羽及將士家屬皆無慰之約
令軍中不得干歷人家有所求取蒙麾下士與蒙同郡人取民家
一笠以覆官鎧鎧力入切說文鎧無柄也覆數披切蓋也官鎧雖公蒙猶以為犯軍令
不可以鄉里故而廢法遂垂涕斬之於是軍中震慄道不拾遺蒙
日暮使親近存恤耆老問所不足關羽聞南郡破即走南還數使
人與呂蒙相聞蒙輒厚遇其使周游城中家家致問或手書示信
羽人還私相參訊咸知家門無恙見待過於平時故羽吏士無闕
心會權至江陵荆州將吏悉皆歸附關羽自知孤窮乃西保麥城
孫權使誘之羽偽降立幡旗為象人於城上因道走權先使潘璋
斷其徑路璋司馬馬忠獲羽及其子平於章鄉斬之遂定荆州呂
蒙未及受封而疾發卒年四十二權哀痛殊甚權後與陸遜論
周瑜魯肅及蒙曰公瑾雄烈膽略兼人遂破孟德開拓荆州邈焉
寡儔子敬因公瑾致達於孤孤與宴語便及大略帝王之業此一
快也後孟德因獲劉琮之執宗藏張言方率數十萬眾水步俱下

鑑五十

五

孤普請諸將咨問所宜無適先對至張子布秦文表俱言宜遣使
脩檄迎之子敬即駁言不可勸也駁比角切雅也言不同也孤急呼公瑾付任以
眾逆而擊之此二快也後雖勸五倍玄德地是其一短不足以損
其二長也周公不求備於一人故孤忘其短而貴其長常以比方
鄧禹也子明少時孤謂不辭劇易果敢有膽而已及身長大學
問開益籌略奇至可以次於公瑾但言議英發不及之耳圖取關
羽勝於子敬子敬答孤書云帝王之起皆有驅除羽不足忌此子
敬內不能辦外為大言耳孤亦恕之不苟責也然其作軍屯營不
失令行禁止部界無廢負路無拾遺其法亦美矣三國蜀志關羽吳志魯肅呂蒙陸遜
魏王操表孫權為票騎將軍票類妙切助疾兒通作票假節領荆州
牧封南昌侯權遣校尉梁寓入貢又遣朱光等歸上書稱臣於操
稱說天命操以權書示外曰是兒欲踞吾著炉火上邪著陟略也侍切
中陳羣等皆曰漢祚已終非適今日殿下功德巍巍羣生注望故
孫權在遠稱臣此天人之應異氣齊聲殿下宜正大位復何疑哉
操曰若天命在吾吾為周文王矣三國魏志武帝紀

論天厭漢德

教化國家急務

光武尚經術以立教

東漢風化盛美

漢末風俗不衰

曹操畏名義

獻帝

范史論曰傳稱鼎之為器雖小而重左傳宣公三年王孫滿之言也故神之所寶不可移奪至今負而趨者亦窮運之歸乎天厭漢德久矣山陽其何誅焉

臣光曰教化國家之急務也而俗吏慢之風俗天下之大事也而庸君忽之夫惟明智君子深識長慮然後知其為益之大而收功之遠也光武遭漢中衰羣雄糜沸奮起布衣紹叔前緒征伐四方日不暇給音灌若煮糝之沸乃能敦尚經術賓延儒雅開廣學校修明禮樂武功既成文德亦洽繼以孝明孝章適追先志述也臨雍拜老橫經問道自公卿大夫至于郡縣之吏咸選用經明行修之人虎賁衛士皆習孝經匈奴子弟亦遊太學是以教立於上俗成於下其忠厚清修之士豈唯取重於搢紳也上即刃切搢也紳大帶也帶也亦見慕於眾庶愚鄙污穢之人豈唯不容於朝廷亦見棄於鄉里自三代既亡風化之美未有若東漢之盛者也及孝和以降貴戚擅權嬖倖用事嬖博計切賤而得愛曰嬖賞罰無章賄賂公行賄呼罪切財也贈送也賢愚渾殺是非顛倒可謂亂矣

鑑五十

六

然猶懸絲不至於亡者上則有公卿大夫袁安楊震李固杜喬陳蕃李膺之徒面引廷爭與諍用公義以扶其危下則有布衣之士符融郭泰范滂許邵之流立私論以救其敗是以政治雖濁而風俗不衰至有觸冒斧鉞僇仆於前僇音黓也而忠義奮發繼起於後隨踵就戮視死如歸夫豈特數子之賢哉亦光武明章之遺化也當是之時苟有明君作而振之則漢氏之祚猶未可量也不幸承陵夷頽敝之餘重以相靈之昏虐保養姦回過於骨肉殄滅忠良甚於寇讎積多士之憤蓄四海之怒於是何進召戎董卓乘輿袁紹之徒從而構難遂使乘輿播越宗廟丘墟王室蕩覆丞民涂炭大命隕絕不可復救然州郡擁兵專地者雖互相吞噬猶未嘗不以尊漢為辭以魏武之暴戾疆仇加有大功於天下仇口畏也其蓄無君之心久矣乃至沒身不敢廢漢而自立豈其意之不欲哉猶畏名義而自抑也由是觀之教化安可慢風俗安可忽哉

伊川曰操之王魏已建宗廟社稷立太子置百官用天子旌旗

曹操
非畏
名義

桓靈
無道
亡漢

論人
君當
養士
氣

東漢
重名
義

獻帝

出警入蹕矣特未稱帝耳若陳羣等再三勸進遲之歲月漢帝
奉璽綬何疑焉使操果有畏名義之心終不廢漢者則必不殺
伏后勦皇子戮貴人以恐迫至尊也使漢室風俗教化尚可恃
操不敢自立者則操沒纜十月而不已受漢禪矣

秦少游曰西漢易亡而復興東漢難亡而易絕者何也孟子曰
三代之得天下也以仁其失天下也以不仁哀成之君失德甚
矣然其事止於女寵佞倖而已未有不仁之罪也故國亡而復
興桓靈之時無道極矣鈎黨之獄忠臣義士死者百有餘人諸
所夷滅至於不可勝數則是不仁之罪已貫盈矣故國亡而遂
絕亦理之必至事之固然不足怪也

大事記丹陽葛氏曰人君收集忠賢環布列位養其剛氣而厲
其偉節使之正色立朝奮不避死則雖有姦臣決不能肆志於
天下何者狡詐之謀一有暴露則正士憤疾戮力而攻之矣夫
惟儉者攢朝擊去君子環視後前無復顧忌然後爭逞誤朝之
計而圖其私也在昔東漢之世人重名義仕於朝者類皆慷慨

鑑五十

七

忠勇芥視爵位而喜於嬰小人之鋒學於時者亦能品覈公卿
崇論閎議而敦尚名節一有異此則芸夫孺子獻議而騰笑矣
觀夫孝和以後主勢陵弱前有竇憲擅朝後有梁冀用事手握
王爵躬盜天憲呼吸指揮可以貧富死生天下而士於此時終
不肯倛意屈節少有承順而陳奏顯言條疏其罪者何多也若
樂恢何敞丁鴻袁安李恂伯魚之倫固嘗抵摧於竇而張綱杜
喬黃瓊延篤周勰陳龜之朋固嘗沮抑於梁矣是以強梁之凶
褻氣而不敢動不然天下無漢豈待建安之末哉彼閹人腐夫
五邪曹趙之輩既以目見前日之事矣將播惡於天下而逞己
之所欲為竊以謂辱昏之君固可愚弄於掌股之上而不足畏
有能奮臂以搏我者獨四方忠義之士耳於是假手於牢修借
交於朱並厚誣名賢指為鈎黨欲一網而去之若李膺杜密范
滂張儉之流不能以身免而其他死徙廢禁六七百人不既多
乎由是賢人君子無復居朝而閹寺之執日以翕習迴天獨坐
之謠譁於民間私竊威權公取貨賂豪奢刻虐無不為矣其後

陳蕃竇武擊之而見誅何進王允謀之而不勝漢室於是大壞嗟夫東漢中葉邪不勝正故亂而不亡及其末塗正不勝邪由是逐鹿之人叩關而至矣後之能戒於此不使姦邪得志而君子道長誠天下之福也

右獻帝在位三十年遜位于魏封為山陽公又十四年魏青龍二年山陽公薨壽年五十四

東漢十二帝起乙酉終己亥合一百九十五年

考異曰

二十四年正月劉備營於定軍山備傳云於定軍山勢作營法正傳作定軍興勢今從黃忠傳

斬夏侯淵淵傳曰備夜燒圍鹿角淵使張郃護東圍自將輕兵護南圍備挑郃戰郃軍不利淵分兵半助命為備所襲戰死張郃傳曰備於走馬谷燒都圍淵救火從他道與備相遇交戰短兵接刃淵遂沒今從劉備黃忠法正傳

增節標目音註精議資治通鑑卷第五十

